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 卷七 |

钱穆·著



钱穆·著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从

——
卷 柒
——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7/钱穆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6

ISBN 7 - 5336 - 3775 - 5

I. 中... II. 钱...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167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吴寿兵

装帧设计: 袁 泉

技术编辑: 吴丽君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60 000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定 价: 27.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651321

邮 编: 230061

序

余治宋明理学，首读《近思录》及《传习录》，于后书尤爱好，及读黄、全两《学案》，亦更好黄氏。因此于理学各家中，乃偏嗜阳明。民国十九年春，特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编撰《王守仁》一册，此为余于理学妄有撰述之第一书。一九五四年来台北……友好劝余重刊旧著，遂稍加增润，改名《阳明学述要》，由正中书局印行。前后相距，则已二十有余年矣。然余于此二十余年中，思想逐有变。民二十六年，在南岳，多读宋明各家专集，于王龙溪、罗念庵两集深有感。余于程朱，亦素不敢存菲薄意。及民国三十三年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朱子语类》百四十余卷，又接读《指月录》全部，因于朱学深有体悟。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写《中国思想史》及《宋明理学概述》两书，于旧见颇有更变。及一九六〇年赴美讲学耶鲁，始创为《论语新解》，前后三年，逐章逐句，不惮反复，乃知朱子之深允。一九六四年，始竟体通读《朱子文集》百四十卷，翌年又再读《语类》全部。遂于一九七一年，完成《朱子新学案》。前后凡六年。此后又为《朱学流衍考》，自黄东发以下，迄于清代之罗罗山，逐家参究，乃于王学，更深窥其病痛之所在。本编汇集讨论明代学术，乃若于王学多有指摘。回视最先所为《王守仁》一书，则已相距四十七年矣。余不喜门户之见，尤念民国五、六年间，余授课于本乡荡口镇之鸿模小学，暑假护送学生至苏州考中学，随身独携阳明《传习录》，于考场外客室中研玩不辍，距今则逾六十年矣。虽此六十年来，迭经丧乱，而古人书本，迄未放弃。尤于宋明理学家言，是非得

失,始终未敢掉以轻心。读斯编者,于编中各篇著作年月,及先曾刊布之诸种,幸能循其先后,统加披阅。余纵未敢自认为已得定论,然毕生心力所萃,决不愿于先贤妄有轩輊,则区区之诚,所欲掬诚以告于读者之前也。又余为《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篇,收入前编,发明元儒皆高蹈不仕,隐遁林野,其风迄明之开国不变。尤于读《草木子》一书有深感,因悟宋明两代政风不同。宋崇儒道,明尚吏治。永乐族诛方正学一案后,明儒淡于仕进之心,益潜存难消,故吴康斋特为明代理学之冠冕。阳明稍不然,乃游其门者,皆多无意于科第。故王学末流,惟盛唱人皆可以为圣之高论,而治平大道,多不顾及。道释两家乘机暗滋,而三教同归之说遂成时代之潮流。东林、蕺山起而矫之,而明祚已不永。此亦治明代理学者一极当注意之问题也。此乃关涉明史之部分,此册所收各篇,于斯未有详论,故特著于此,幸读者其继续深研之。

一九七七年九月钱穆识,时年八十有三

目 录

序.....	1
明初朱子学流衍考.....	1
读《程篁墩文集》	34
罗整庵学述	45
阳明良知学述评	68
读阳明《传习录》	85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	94
说良知四句教与三教合一.....	121
略论王学流变.....	148
王龙溪略历及语要.....	161
摘录《龙溪集》言禅言三教.....	171
罗念庵年谱.....	183
读陈建《学蔀通辨》.....	205
记公安三袁论学.....	223
顾泾阳高景逸学述.....	238
读《刘蕺山集》.....	261
宋明理学之总评骘.....	272
朱子学流衍韩国考.....	281

明初朱子学流衍考

(上) 吴康斋胡敬斋学述

黄梨洲《明儒学案》，崇仁吴与弼康斋袞然居首。并曰：椎轮为大辂之始，层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又备引东林顾泾阳、泾凡兄弟及其师刘戡山称崇康斋为之辨诬诸说。是康斋可谓受有明一代儒林所推重。余谓《康斋集》十二卷，诗占七卷，《日录》占一卷，梨洲《学案》仅摘抄其《日录》，康斋为人学之精神面貌，已显著无遗。惟其诗与其《日录》，皆如章袞所谓，乃康斋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理学家为诗，上有康节，下有白沙，皆毕生从事于此，而康斋亦然。人皆知康节、白沙诗，而康斋实为其蜂腰，其诗尤平实。康节、白沙为诗，不脱山林湖海气味，康斋则确然一农村老儒。《日录》所谓“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其诗即此境界。刘戡山谓一时诸公，薛文清多困于流俗，陈白沙犹激于声名，惟先生醇乎醇，亦读其诗而可征。故凡读康斋《日录》，必能兼诵其诗，庶乎益可想像一代名儒于其日常平澹淳朴的生活中。至于事功著述，声名言论，皆其余事。其无可称道处，正其无可企及处。顾泾凡谓其旷然自足，如凤凰

翔于千仞之上，下视尘世，曾不足过而览焉是也。

惟余于梨洲崇仁一案，仅言其一稟宋人成说，而于其独尊朱子以为高山之仰止者，未加点明，稍感遗憾。本篇特于此节，略加称引，余不他及。

康斋《日录》中，屡记梦孔子朱子，其记梦朱子有曰：

梦侍晦庵先生侧，先生颜色蔼然，而礼甚恭肃焉，起敬起仰也。

此条在乙巳，康斋当年三十五。

又：

昨夜梦同三人观涨，拟同访朱子，不胜怅叹而觉。

此条在丙子，距上引一条三十一年。

又：

食后倦寝，梦朱子父子来枉顾。

此条在辛巳，距前引一条又五年，康斋年七十一。此外《日录》中屡及文公先生晦庵先生朱子等云云诸条，兹不备引。

《诗集》卷一有《默咏鹅湖倡和诗僭次其韵》一首，诗曰：

先哲高风悉所钦，考亭朱子益留心。沧溟浩浩吞诸水，泰华巍巍失万岑。理极研精无窅奥，形纯践履更深沉。微躯每恨生来晚，空慕声容隔古今。

其诗在永乐二十二年甲辰,康斋年三十四。康斋又于天顺六年壬午春,特适闽问考亭以申愿学之志,时年七十二。《诗集》卷六有《适闽稿》,其《铅山道中》一首云:

平生迂拙寸心孤,何幸身亲往哲途。借问山川群草木,
当年曾识晦翁无。

其流连向往诚挚之情有如此。

《诗集》中又曰:“谁能万一朱夫子。”又曰:“高山慨紫阳。”其他明白提及朱子,又次朱子诗为韵作诗者极多,不备引。

《文集》卷八《与章士言训导书》有曰:

犬马之年三十有一矣,六岁入小学,十有六岁学诗赋,十有八岁习举子业,十有九岁得《伊洛渊源录》(《日录》云:在永乐庚寅,年二十),观周程张邵诸君子出处大概,乃知圣贤之学之美而私心慕之。于是尽焚应举文字,一以周程张邵诸君子为心,而自学焉。今年自春初,专玩《大学》《语》《孟》《中庸》,觉渐有所得。

又《与傅秉彝书》曰:

区区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玩得《论语》一周。十五夜诵《大学》并《或问》亦一周。身心似稍有长进。

又《上严亲书》有云:

诸弟所读书,宜只以《小学四书》为急,次及诸经本文,

其子史杂书,切未可轻读。男少有所得,浑在《小学四书语略》、《近思录》、《言行录》。

此书在永乐二十一年癸卯,康斋年三十三岁。前引条下附注,时先生尚未见《程氏遗书》、《朱子语类》。

又曰:

晦庵先生《文集》千万发回,近来觉得文公先生言语愈深切着明,但用功不逮耳。

此书在洪熙元年乙巳,康斋年三十五。

又《与九韶书》曰:

近承送朱子《经济文衡》至,每日敬观,正如溪涧恰涨,继以骤雨也。意绪尽多,非笔所悉。

此书在宣德元年丙午,康斋年三十六。可知此数年间,康斋进学之概况。

康斋生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十六学诗赋,乃承元末遗风。十八习举业,此乃当时士人进身惟一途径。十九从杨溥学,得窥《伊洛渊源录》,乃即尽废举业,其刚果豪迈有如此。永乐甲午十二年命儒臣纂修《四书五经大全》,时康斋年二十四。《大全》皆抄袭元人旧著,康斋正值《大全》学文字训释之全盛时期,虽一意尊朱,一意尊朱子之四书,而能不堕入于笺注之繁,敦励践行,而亦不堕入于心学之玄。前有吴草庐,后有程敏政,皆激于时风,欲并提朱陆以为矫挽,而康斋独不然。康斋之赞朱子曰“沧溟浩浩吞诸水,泰华巍巍失万岑”,是极能欣赏朱子道问学博文之一

途，而康斋亦绝不以此见长。《四库提要》谓其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不知朱学中，自可有此一途，能学朱，自兼陆，谓其必兼采，是乃当时馆臣之浅见陋说耳。余故特著于此，以见朱子学流衍之一风格。

康斋从游有胡敬斋居仁，陈白沙献章，学皆尊朱子，然敬斋深不喜白沙。梨洲《学案》，则谓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人之学最为相近。湛甘泉若水游白沙之门，亦以濂溪、明道、象山联称，是则白沙途辙显有转向。故罗整庵谓近世学术之误恐自白沙始，而敬斋已先言之，则惟敬斋可谓不失康斋之桀桀也。

《文敬集》有三卷，其卷一《复汪谦》有曰：

孔子所传，颜曾思孟所学，及孟子没而失其传。周子发其端于前，程子遂扩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于宋。元之许鲁斋，观其所行端慤务实，亦非世儒训诂可比。此外诸儒，皆以考索为足以明道，注解为足以传道，求其操存践履者盖寡焉。若双峰饶氏，公迁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于陈氏、吴季子等，则其口语乱道，其不得罪于圣门，吾不信也。

自孔子以博文约礼为教，此下孟子偏约，荀子偏博，不免两歧。北宋理学诸家亦偏约，所谓吃紧为人是也。朱子集周张二程，并汉宋诸儒之大成，博文之功，千古无匹，而不失约礼之精神。其诗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商量旧学即博文，涵养新知是约礼。如鸟两翼，如车双轮，象山讥其支离，近代人疑其近荀子，此皆不识朱子为学之真与大。元儒在异族政权统治下，吃紧为人，盖所难言。许鲁斋大节已亏，如人陷泥淖中，何立

达可期。故元儒尊朱,终不免走上考索注解文字书本一路。明初《四书五经大全》,皆元儒成业,悬为明代一代之功令,当时诸儒不免心生鄙厌,康斋、敬斋,乃皆在操存践履上努力,而撰述之事非所重。于经史实学博文之功,即敬斋亦已不能与黄东发、吴草庐相似。影响所及,遂使明代理学,都偏向于约礼一边。前如薛敬轩,后如罗整庵,同属尊朱,同少博文工夫。康斋、敬斋同为醇儒。康斋尚多为诗,敬斋则诗文并罕,益见近里笃实。其为学,既重涵养新知,并亦商量旧学,又若于康斋为一转手,而惜乎终未臻于大成兼擅之境。

卷一《奉罗一峰》有云:

窃疑朱子没,其门人亲炙朱子日久,尚未甚失。然训解渐烦,实体之功少矣。再传则流于口语,遂失其真。多是穷索文义,以博物洽闻为学。仅有西山真氏,知居敬穷理,故学虽博,有本体功夫。鲁斋许氏,不务辞说。吴草庐初年甚聪明,晚年做得无意思。其论朱陆之学,以朱子道问学,陆子尊德性。愚以为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养,无非尊德性之事,但其存心穷理之功未尝偏废,非若陆子之专本而遗末,陷于禅学,谓之能尊德性可乎?

此处分操存涵养与存心穷理为二,即伊川涵养在居敬,进学则须致知,朱子合之曰居敬穷理是也。惟敬斋又似多言穷理,而少言道问学,又似以尊德性为本,道问学为末,亦可谓以涵养为本,穷理为末。其评西山真氏有曰:知居敬穷理,故学虽博,有本体工夫,乃似显分学业为尊德性涵养与穷理以及博学三项,而博学最居其末。盖敬斋有意矫元儒之弊,不愿人务于广览博记,遂分别出此许多层次,其实穷理即所以尊德性,道问学即所以穷理,当

时朱子教人，固未作此许多分别。其对象山，只谓自己在道问学方面多了些，固非显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二而有所轩轻也。

又《复于先生》有云：

念道自宋儒去后，不胜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训诂务博为业，以注书为能传道。使世之学者浅陋昏昧，无穷理力行之实，此有志者不能不以为忧也。

其实朱子亦何尝不博学，何尝不注书，其竭一生之力注四书，亦何尝不以为其能传道，敬斋特痛惩元儒流弊，故意提出穷理力行四字，似把穷理与道问学再加分开，把考索注解，博物洽闻，过分搁弃一边。自康斋已有此趋向，而敬斋更明言之，遂成此下明儒风气，终于道问学博文一边疏了。惟康斋、敬斋用意谨严，犹与此下明儒由空疏而转入狂放，有大不同，此则不可不深辨也。

又《奉夏宪副》有云：

古之学校，所系甚重。盖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士之所学者，无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无非学校所穷之理也。自汉魏以下，学校之教，不过以训注记诵为业，未尝即物以穷天下之理，故无修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萧曹房杜等，号称贤相，然亦以其智谋才力之长。其于天下之事，不过补其罅漏，修其缺坏。岂能事事物物，尽其当然之则，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谓其未尝以道治天下，不过以法把持是也。至宋之时，安定胡先生能知乎此，故立经义斋、治事斋以教学者。其后关洛诸公继出，故格物穷理之学，修身治世之道，焕然如出三代之上。居仁质虽愚弱，窃有感焉，每欲学之而未能也。

此篇见解极高,议论极大。主张政以教出,治以明道,学校与政府,期能密切联成一体,而学校职责,犹在政府之上。不仅作育人才,以供政府之任使,尤在讲明治道,以备政府之遵循。由此可知敬斋所主之穷理,不仅为修身,并以为治世。由此阐申,则博文一途终不可避。明代理学家,鉴于元儒之弊,因噎废食,似乎于此一途有戒心,遂多眼高空腹之病。即康斋门下,白沙已屡为敬斋所讥斥,而此下终亦不免多要转入象山路上。此因失却康斋、敬斋之谨严,不得谓康斋、敬斋即有以启其机也。

敬斋之讥斥白沙,屡见于《文敬集》,如《复张廷祥》有云:

公甫天资太高,清虚脱洒,所见超然,不为物累,而不屑为下学,故不觉流于黄老。反以圣贤礼法为太严,先儒传义为烦赘,而欲一切虚无以求道真。虽曰至无而动,如以手捉风,无所持获。

此言下学,又言先儒传义,可见敬斋论学,本非有偏。特内外本末轻重之间,不能大气并包而达于融和一贯。徒求之于形似之间,则若与白沙无大相异耳。

又《与罗一峰》有云:

公甫天资过高,入于虚妙,遂与正道背驰。其《与何时矩书》,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又曰:“尘微六合,瞬息千古。”只是一个侏侗自大之言,非真见此道之精微者,乃老庄佛氏之余绪。

又《奉宪副张希仁》有云:

陈公甫学太高虚超脱,于正学有害。

又《与丘时雍》有云:

公甫资性英明,才气高迈,抱负宏大。观其诗,皆雄才大略之所发,其体律句语,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岂其以此为重而用心乎,抑以此为末而不为所累乎。人之心虚灵不测,涵具万理,必其无一毫之累,乃能与天地同其大,故仆之所以望于公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心具万理,必能无一毫之累,乃能与天地同其大,白沙在此等处,似亦与敬斋见解相同,而两人所用工夫则不同。敬斋评白沙,曰清虚,曰虚妙,曰高虚。皆谓徒虚其心而不能涵具万理,惟其如此,其心乃仍不免有所累,非能真达于虚灵之境,如其肆力于为诗即是。此乃敬斋深研心学,故能指出白沙疵颣所在。然此等意境,仍然近似于明道之以玩物丧志戒人,却未有真契于朱子之以格物穷理勉人之意,此亦不可不辨也。

其《又复张廷祥》有云:

昔年之学,专于记诵博览训诂词赋。其所从事者浅而陋。近年以来,学者立心稍高,而不能仔细体验圣贤切实工夫,而妄意圣贤,故遂入于空虚玄妙,其凌高驾空,反成狂妄,其入异教也宜矣。

此书评罗一峰。要之明儒风气,有激于元儒之浅陋,而转陷于游心高空虚无之境,几成一时通病。不仅白沙一人为然。而康斋、

敬斋,则终是谨严于操存践履之间,而未能大肆力于博文穷理之功,斯亦无足为讳也。

又《与蔡登》有云:

禅学亦用功于心性,而以虚静存养为主,与吾儒工夫争几何。然彼之存心,适足以空其心之体,灭其心之用。故为心学之害者,莫甚于禅。今之于心学多入之者,以其喜虚静,好高妙,忽吾儒下学之卑近,厌应事察理之烦,而欲径趋高大无滞碍之境故也。

敬斋服膺程朱,而不讳言心学,并奉程朱为心学宗主。其谓害心学者莫甚于禅。辟禅亦以辟陆,故曰吴草庐晚年做得无意思,以其和会朱陆也。敬斋发挥程朱心学,其语备见于《居业录》。大要在求心与理一。此乃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岂能不仔细体验其切实工夫,而妄意以为一蹴可达乎?于是则必有下学。敬斋意,凡忽下学卑近,则易入异端。然仅言下学,不言博学,终于朱子精神有隔,亦非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之正途也。

《居业录》有曰:

理无形而具于心,心具是理而无迹,故可谓之虚,不可谓之无,不可谓之空。空则无矣,心不虚,不能涵具众理,所以心体本虚也。

心虚故能涵具众理,若扫空一切,乃成无心,非心虚。如六祖云本来无一物,阳明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此皆近乎认心为无,皆当为敬斋所斥。

又曰：

离内外，判心迹，此二本也。心具众理，众理悉具于心，心与理一也。天下事物之理虽在外，统之在吾一心，应事接物之迹虽在外，实吾心之所发见。圣人以一心之理应天下之事，内外一致，心迹无二。异端虚无空寂，此理先绝于内，以何者而应天下之事哉。

又曰：

禅家存心有两三样，一是要无心，空其心。一是羁制其心，一是照观其心。儒家则内存诚敬外尽义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万理森然具备，禅家心存，而寂灭无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禅家心存而无主。儒家心存而活，异教心存而死。然则禅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此等皆可谓于心学上有善辨。然阳明亦言事上磨练，不得谓其心存而死。不知敬斋生阳明后，又将何以为说。要之心既涵具万理，则当格物穷理以尽其心，敬斋言内存诚敬外尽义理，此即朱子穷理之教，而终嫌发挥少。

又曰：

释氏心与理二，心虽存，亦无理。屏绝思虑事理，使不挠吾心以为存。惟无事时如此做得，事来一挠，便乱了。

又曰：